



乱世如水东流去 留得往事在人间 欲知往事真相 请看

民国刺客列传

本书再现了民国时期十几起大案、要案、奇案、疑案的真相，案案曲折离奇，事事悬念迭起。刀剑丛中英雄现，五步流血惊贼胆……

王祥玉 宁志新 封汉章 著
三秦出版社

4

I247.4
629

民国刺客列传

王祥玉 宁志新 封汉章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796212

民国刺客列传

王祥玉 宁志新 封汉章 编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08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7—80546—275—5/I·65

定价：3.50元

目 录

- 仇独夫恨专制四处揭丑
上海站宋教仁惨遭毒手…………… (1)
- 扇子军师徐树铮
廊坊毙命断前程…………… (20)
- 巧安排施毒计机关算尽
张作霖皇姑屯一命归阴…………… (38)
- 狗肉将军张宗昌
一遭失算性命亡…………… (62)
- 日本鬼华北策反
张敬尧北平饮弹…………… (74)
- 蒋介石杀一敬百
杨杏佛壮烈殉国…………… (94)
- 主公道揭内幕抨击时政
史量才遭不测杭州殒命…………… (112)
- 施阴谋搞诡计勾心斗角
张苇村游艺园自食其果…………… (134)
- 孙传芳作恶遗后患
施剑翘行刺报父仇…………… (147)

革命志士舍生死	
“博浪一击”刺蒋汪·····	(159)
贼小人邀功昧天良	
唐绍仪血溅法租界·····	(219)
降日寇鲜廉耻卖国求荣	
汪精卫高朗街二次逢凶·····	(241)
攀新贵寻新欢与敌为伍	
张啸林罪应得血溅黄浦·····	(263)
傅筱庵甘为汪伪效劳	
挨菜刀阴曹地府报到·····	(276)
争自由反内战正气浩然	
黎明前遭毒手杨杰罹难·····	(289)

仇独夫恨专制四处揭丑

上海站宋教仁惨遭毒手

(一)

1913年3月20日夜，喧嚣嘈杂的上海火车站，像往常一样热闹，等待搭车的旅客、送往迎来的人群熙熙攘攘。只是有两三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鬼鬼祟祟，不时地在车站议员接待室门前探头探脑、指指点点，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平时在车站梭巡的巡警偏偏踪影皆无，不知龟缩到哪里去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0时许，议员接待室里，几位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人物在高谈阔论，相互道别，互嘱珍重。他们是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准备乘11时特别快车北上赴京的新当选议员及送行诸公。10时45分，由吴仲华在前引导，拓鲁生、黄兴、陈勤宣、宋教仁、廖仲恺诸君依次向车站出口处走去。众人刚刚走到检票口，突然，一声低沉的枪声响起，随后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只见宋教仁晃了几晃便退立铁栅旁，十分镇定地说：“吾中枪矣！”由于众人七手八脚忙于救护，此时又无一巡警在旁，致使刺客狂奔而去，虽途中连跌两次，但随跌随起随奔，未遇拦阻，终于安然逃之夭夭。

宋教仁被送至沪宁铁路医院，因伤势很重，流血过多，曾几度昏迷。他知道自己已无再生之望，便把老友于右任叫

至身旁，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入院后，虽经医生竭其所能多方抢救，但已乏回天之力，延至22日早4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32岁。

各界人士得宋教仁噩耗，群相惊骇，医院门前车马喧阗，吊唁者甚众，痛哭者甚多。23日下午3时30分入殓之时，四周人群哭声震宇，人们顿足捶胸，气愤交加，均大呼“人人担任缉凶！”医院门前，数百名送殡者拥挤异常，围观者人山人海，莫不为之哀悼，一首悼诗写道：

省亲湘水上，排难沪江滨。
慈母犹穿眼，男儿已碎身。
崎岖伤世路，魑魅贼良人。
革命真多事，功成丧教仁。

参议院议员们对宋教仁被刺殒命也十分震惊。陈家鼎等八名参议员联名质问政府：南北统一，共和告成，已周一载，光天化日之下，乃演此等怀奸暗杀之乱状。功人莫保，国责谁担？扰乱如斯，法纪何在？宋教仁为创建民国之一人，勋绩烂然，彰彰在人耳目，无端遇害，政府保护元勋之责何在？政府对于一般人民皆有保护之天职，况在元勋。元勋如此难保，他人能毋更危？怀才爱国者，人人自危；阴谋之杀者，在在皆是。政府当有何法维持？查沪宁车站，地非租界，国有法权。刺客从容举凶，悠然而扬，毫无警迫，有

目共睹。该站平日警卫森严，何以此时一若无人之国？当日被刺情事，实属大惑莫解。即请政府速予限期出席答复，以释群疑，而维大局。务请迅于真凶拿获时，彻底追究主谋，明示天下，藉正人心，合并声叙。

究竟是谁暗杀了宋教仁呢？一时，国人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回答，就连宋教仁本人也不知凶手来自何方？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对自身遇刺之原因的思考，对国事的念念不忘，也许正是他气绝身亡仍直视不瞑，在侧者用手抚之使其闭目，稍顷又睁，如是者数次，即死不瞑目的全部原因吧？岂不知，杀害他的元凶正是那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正是他寄希望“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的袁世凯。袁世凯为何要暗杀宋教仁呢？这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

(二)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组成了南京临时政府，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宣告了2000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被迫与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首领袁世凯妥协了。清室在袁的逼迫下，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后，孙中山即向南

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氏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

出于限制袁世凯的实际需要，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由力主内阁制的宋教仁起草，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了一部七章五十六条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内阁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构，行使行政职权。如此一来，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的组织原则，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参加第一届责任内阁。宋教仁抱着美好的愿望，努力工作，对民国的建设，多做贡献，显示出他的辅国大才，不仅深受唐绍仪的赏识，而且在北京的声望日渐提高，人们都称这届内阁为“唐宋内阁”。然而，宋教仁的美好愿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袁世凯根本不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他只想暂时保留民主共和与责任内阁的空架子，暗地里却一直在加紧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他独断专行，任何重大问题都由个人亲自处理，根本不让唐绍仪过问，使唐的处境非常难堪。唐绍仪无法忍受袁大总统的逼迫和打击，于6月17日留下一道辞呈，愤而离京赴津。唐绍仪内阁被搞垮，宋教仁深知所怀责任内阁之希望，终非一时所能实现，故拒绝了袁世凯的一再挽留，在7月8日辞去了农林总长的职务。

根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因此，参议院迁至北京后即积极从事

有关法规的制订。经完成立法手续后，8月11日由袁大总统明令公布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参议院由各省省议会，蒙古选举会，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学会，华侨选出的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各地人民选举之议员组成，依人口多寡每满85万人选出议员一人，并定于翌年2月召集国会。

作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的宋教仁，为适应未来国会选举之需要，实现他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愿望，迫切地致力于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在他的撮合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党的代表，经反复商讨，决定合并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借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会上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9月3日，黄兴和宋教仁等七个理事又共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因孙中山忙于他事，党务无暇顾及，便委托宋教仁代理。国民党的成立，实为宋教仁之力，此后他尽瘁党务，不遗余力。

袁世凯早就看出宋教仁的雄才和魄力，深知他比孙中山、黄兴更难对付，几次想收买他为己所用。他曾对宋教仁颂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话来，可能让宋出任国务总理。宋教仁准备于10月18日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湖南桃源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儿，并在南方各省布署国会竞选事宜之前，袁世凯将他请到府中。相见之下，招待极其殷勤。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已较寒冷，可宋教仁仍穿着单薄的帆布西装，自然有些瑟缩。袁世凯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问道：

“这样冷的天气，你穿这点薄衣裳，受得了吗？来，快把我新做的全套西装拿来。”少顷，侍从送来价值不下3000元的

全套西装，连尺寸都是事先调查好了的，穿起来正好合身。不仅如此，袁还慷慨地以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相赠，任其支取，并表示，如不够用还可增加。对此，宋教仁连声道谢，未加推辞。袁世凯见他毅然接受，高兴得不得了。在谈话中，以礼贤下士的姿态，要为宋教仁南下饯行，并表示：“你有意见，尽可以同我直讲，什么事都好商量。”哪知一番心思白费尽，满心欢喜一场空。第二天，宋教仁写下书信一封，连同支票一起派人送至袁府。信中写道：“绌胞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50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袁世凯看信后冷笑着说：“他藐视我了，他显然地表示着要和我做对头。”正当袁大总统因吃了一个窝脖而大不自在的时刻，侍从又来报告：“车站来了电话，宋教仁、田桐、张继三人，由西站出京。”他一听便怒不可遏：“谢也不来谢，辞也不来辞，太藐视我了，我容不下。”他身旁的洪姨太则火上加油：“堂堂的大总统要解决一个宋教仁，还不容易吗？”袁世凯深知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洪述祖和程克找到应桂馨，由他具体负责执行暗杀计划和物色刺客。

(三)

洪述祖，字荫芝，江苏阳湖县人，为洪北江之曾孙。此人奸狠险毒，素有洪杀胚之绰号。早年洪以世谊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中法战争后，因在购买军械中，倚仗职权侵吞公款，擅受外国人的贿赂，为刘公所知，被绑赴市曹，

拟正军法。经其朋友们代求免死，被下狱。在狱中蹲了三年，后不知如何运动出狱，跑到上海。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洪捐一通判，来到湖北。因能诗善饮，长于应酬逢迎，颇受张之洞赏识，委以肥差14处之多，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在汉口作威作福，无恶不备，为嫖界大王之一。后因私借洋款，盗卖矿山被江苏巡抚陈夔龙革职撤差，逃回上海。南北统一之际，洪在天津结识赵秉钧，为赵所倚重。赵任内务部总长，洪当上了内务部秘书。他平日在部办事之日很少，其踪迹频频奔驰京沪之间，久闻应桂馨之大名，便结交收买了这个狡猾贪狠，敢为不义的上海滩大流氓。

应桂馨，字夔丞，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县，家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亦称文元坊。其父应文生曾以万金为赏，令其拜上海县知县为干爹，借其余荫为所欲为，阔赌狂嫖。时逢革命萌芽，应奔走运动，乘机投身加入同盟会，光复时充任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由沪赴宁就职，应桂馨以科长资格随护卫军队至南京。此时总统府庶务长因事离职，暂由应代理。因擅作威福，与人忿争，持枪械斗，调充下关兵站差使，不久又被解职。应无所事事，遂招集长江上下游青红公口三帮，自称大字辈，组织共进会，充任会长。1912年8月15日策动武昌兵变，被列为罪魁，由副总统黎元洪通电缉拿，获即正法。经多方运动，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之转圜，注销通缉，并电荐应于中央。应到京即投入洪述祖的怀抱，被委任为江苏巡查总长。

当阴谋在策划，毒蛇已出洞的时候，宋教仁在思想和行动上还毫无戒备，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袁世凯已经对他起了杀念。

(四)

宋教仁于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自陶渊明《桃花源记》流传以后，这桃源便被人认为是一风景优美的地方。然而，清末以来，这秀丽的风光，幽静的田园已无法迷恋住那些渴望救国救民的文人学子。1904年12月，宋教仁与杨度、杨守仁等离湘赴日留学，寻求真理，从事革命。那时儿子才三岁，母亲身体尚安康，妻子亦强健。如今流亡归来，儿子已长成十一二岁的少年，因家贫，母亲年老多病，妻子面色憔悴。母子相见之际自是悲喜交集，母亲抚着儿子的肩头哭泣着说：“汝幸得生回，毋去矣。”宋教仁亡命海外近十年，如今衣锦还乡确属不易，膝前行孝，事亲终老以尽天伦，不仅是老母的心愿，也是宋教仁的欲望。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民主政治的实现还须努力争取。他在家只住了一个多月，就道别了母亲和妻子，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哪里知道这是他与老母、妻儿的最后诀别。

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抵上海，去杭州赴南京，到处发表竞选演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会上，大声疾呼：“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接着，他就对袁世凯的阴险狡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告诉人们：“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在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

就在宋教仁慷慨激昂地发表这一番演说的同一天，洪述

祖给应桂馨发去了“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的密信，做出了谋杀宋教仁的指示。第二天，他又给应桂馨写信，要应在做“大题目”之前，直接密电赵秉钧，索取一笔巨款，以便下手后论功取赏。

最初，在上海的应桂馨打算陷害国民党重要人物，以便把它搞臭，消除它在竞选中的威胁。2月2日晚6时，应桂馨在致赵秉钧的密电中提出已向日本方面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历史，诸如黄兴的生活隐私，宋教仁的诈骗案等，以备利用。洪述祖在2月4日致应桂馨的信中通知他，来电兄已“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悦。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2月8日，洪述祖在致应桂馨的信中急不可待地追问，应所捏称宋教仁之诈骗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在2月11日的信中，洪进一步通知他，“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然而，应桂馨对此一再迁延，乃知宋教仁之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转而毁坏宋教仁之生命。

此时，宋教仁的活动不仅毫无收敛，而且愈加频繁激烈。2月10日，他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公开抨击北京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点了袁世凯和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在外交方面，“时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告诉人们，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此后，他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演讲中，对政府的指斥又有发挥。3月9日，在南京更

对各种纷争问题发表意见：“总统当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国民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此种观点与袁氏之主张大相径庭。

尤其不能使袁世凯容忍的是，宋教仁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为满足，他还把行将选举之正式大总统人选放在心上，力主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把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踢出中央政府的大门，在黎氏虚位总统之下，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应有作用。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对袁世凯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况且，随着国会选举的揭晓，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大有实现的可能。这就使袁世凯坐卧不安，非“迅速立即拔除此眼中钉不可”。

宋教仁由湘赴沪途经武汉时，谭人凤曾劝其稍加戒备以防不测，可是宋坚持不肯，暗杀发生前数日，上海已传说有人来沪行刺宋教仁。他本人也亲闻其说，友人多劝其自珍，而宋教仁仍泰然处之。他曾亲告记者说：“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如此，此特谣言耳。且即使非谣，吾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宋教仁之渊量及无畏之精神令人钦佩，然政治上的幼

稚和麻痹实不堪效仿。就在他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游动在身旁的毒蛇正在寻找下口的机会。

3月13日，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密电中，答应“毁宋酬勋位”，要他“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第二天应桂馨便回电请示，“梁山匪魁（即以宋江之宋暗示宋教仁之宋）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18日，洪致应的密电指示他“即照办”。转天，洪又发电，敦促应“事速行”。3月20日夜便发生了本案中最初的一幕。

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巨恶已尽现眼底，而直接凶手又是谁呢？同案犯还有何人？

（五）

直接凶犯姓武名士英，系山西平阳府龙门县人。此人虽身材短小，但凶悍异常，曾为云南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只因在云南娶的一房妻子，被其顶头上司夺占，于是，他苦练枪法，将仇人打死，一口气跑到上海，此后往来上海、南京之间，忽对人自称参谋，忽又自称参议员，靠诈骗打劫度日。案发前两个月来沪，以售卖花瓶为名，住五马路金台六野旅馆。

大约行刺前七八天，武犯在茶楼里结识了陈玉生。3月19日，陈约其加入共进会，见了会长应桂馨一面。当时，陈告诉武犯，他们要办一个人，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此人是无政府党。并许事成之后，给酬金1000大洋。武犯见财起意，满口答应。第二天，行刺的那晚，武、陈二犯和冯岳军、张汉彪在三马路半斋吃酒，喝到半醉，陈玉生告诉武士英今晚

就要动手，这人姓宋，晚上要搭火车走了。说着便交给武犯一枝手枪。

四人走出旅馆来到火车站。当宋教仁进入车站议员接待室时，经陈玉生指点，武犯认准了暗杀目标，宋教仁一行由接待室走到检票处，武犯就向宋的背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凶手逃出车站后，乘黄包车躲到了应桂馨家中，向其主子报告：“人已打中要害，必死无疑。”当场受到主子的称赞，夸他“干得好”，并说将来必定让其出洋去读书。

3月21日，应桂馨向洪述祖密电告捷，称“匪魁已死，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然而，凶手们高兴得太早了，应、武诸犯很快地就被美、法租界巡捕房抓获。

六

刺宋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谁是凶手？谁是主谋？成为国人注目的问题。国民党人的悲愤更是达到了极点，屡次开会商讨“缉凶”之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上海县也悬出重赏。黄兴、陈其美还致函公共租界的英捕房总巡卜罗斯，请他侦查，答应破案给酬劳一万元。于是中外警探日夜加紧侦查。

3月21日午后，英捕房总巡卜罗斯接到六野旅馆陈某提供的线索，声称，邻室十四号房间有一个旅客，叫做武士英。昨天上午有三四个人来找他，他们不时附耳作语，鬼鬼祟祟。后来这帮人走了，武向他借了三角小洋作车费，说到“西门”外去。昨晚八点多钟，武回到旅馆，改穿一套新西装，皮夹里都是钞票，随手抽出一元还给他。他说：“没钱找哇！”武却答道：“没关系，你收下吧！现在，我有钱